

三月風丛书 华夏出版社

天才 与 病残

曹溯芳等 编 著

天才与病残

——人与命运的故事

曹溯芳等编著

天才与病残

——人与命运的故事

曹溯芳 等编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前进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171千字

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册

ISBN 7-80053-263-4/1·081

定价：2.00元

前 言

这本书里讲述的故事，真实而又回荡着悲剧的风格。故事里的主人公，不是杜撰出来的艺术形象，而是受人景仰的文化名人。一方面，他们都有病或残疾缠绕在身；另一方面，他们又有超越苦难、抵达彼岸的勇力。贯穿在这些故事中的主题，是“天才与病残”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这现象真实到了令人警醒、使人沉思的地步。天才与病残的主题，对残疾的朋友们有一种更深的含义：残疾是一种很难根治的病，为避免沉沦计，你必须学会做一个天才！

有没有天才？天才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但讨论它又是有趣的。科学探讨的基础是实事求是，正如列宁同志所说：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本书所叙述的这些人物的，正以其平生的奋斗，为“天才与病残”这个主题，提出了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注解。

有两种天才：一种是由想象之火燃烧成的天才；一种是由病与残疾触发而成的天才。其余的天才处于两极之间，很难分清哪些是天才致病，哪些则是病致天才。天才都有病，但有病者并不都是天才。不论病对于天才而言是“因”还是“果”（如上述“两种极端的天才”），一般而言，它是助力而非原因，是现象而非本质。

想象，作为心灵力量的自由奔驰，意味着力量的消耗。

想象力的奔驰与冲动，使体力受到无形的削减。对具象的个体而言，力量的总量是大致不变的；此起彼伏，此张彼弛……想象力的狂烈驰骋，将导致身体的病——天才就是病。

许多大天才的一生，是作为想象的殉品而始终的。这类史例，在这本书里将有许许多多：他们为自己的想象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了生活的代用品甚至指向者。同时，病也刺激了想象的活跃。所谓病，无非是身心的失调或“缺陷”。一种病的降临，也就破坏了一个活动天地，堵塞了力量的一个发泄孔道……一种病，象征一个遗憾。一种生理上的病，引起一连串心理上的忧郁和焦虑。病，因而与想象的过度活跃粘连着。

想象致病的例子俯拾皆是。我们知道：有关人生危机的想象，可以引起神经衰弱；有关冒险事业的想象，可以引起亢奋与悒郁的情绪交错，导致各种身心疾病。高潮继之以低潮，力量的宣泄招来力量的衰竭。想象，作为剧烈消耗的人生活活动，其代价可观。最大的苦痛和快感，最大的恐怖和希望，最大的自卑和优越——无一不在想象之火的燃烧中，达到了各自的极致。

天才与病残，是不乏永恒意味的孪生子，在文明历史中构成一个浑然的交响主题。“病与残”的阴影为什么对天才如此偏爱？这既是心灵的大秘密，也和文明的动态压力有关。病残，有时属于生理上的，有时则是心理的。是社会文明不断前进的巨大压力把“天才”这响亮的字眼与“病残”这沙哑的字眼强行归类，使之成为一株怪异的“并蒂莲”。

名噪世界的奥地利精神病医生——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生平，就提供了一个案例，充分论证了天才与病残的关

系。三岁时，他从捷克迁往德国的莱比锡。在迁居途中，他由火车的瓦斯灯光联想到“人的灵魂，从此患上了妄想症和神经衰弱。这病折磨了他整整半辈子，直到他发明了“精神分析法”之后，才用自我分析予以医治。这表明，精神分析法乃是一个心理异常者为了克服自己的病态而创造出来的。

甚至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也是弗洛伊德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发现的。他发现自己特别仇恨异母兄，但并无明显缘由。他经自我分析始发现，原因是他暗暗嫉妒异母兄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嫉妒的动力则是自己对亲生母亲的爱恋！在弗洛伊德的生活里，异母兄代替了父亲的位置，恨异母兄，其原型竟是嫉妒父亲……这种体验虽与许多人的心理体验相悖，但这毕竟促成了风靡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一种理论。它虽不是实验科学的，却是富于艺术气质的创作。

天才与病残的关系，就是这样促成了一个学科理论的诞生。

病与残疾造成的无能为力和遗憾心情，要求想象去展开翅膀寻求慰藉、补偿、解脱……想象的泛滥，是源自深刻的失望。在苦闷和恼怒中，在找不到解脱之路的昏暗中——想象之火突然勃发，以其在实体世界中无法体现的特异光彩，穿透并嘲笑了实体世界的困惑。天才的想象与特化的病残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幸福的天才，多是已经熄灭了的天才。

天才与病残有缘。而文化的发展又与天才有缘。那么，整个文化岂非染上了病残的色彩？一种文化的病，首先体现在某些“先知”的个体身上。他把自己对病残的感受、对文明的反应、对宇宙形态的体验，注入文化之流。尽管是

“微量元素”——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的明暗与色调。这就是“偶然性”的历史功用之所在？

绝对的治愈，来自精神上的解放。汉赋《七发》（枚乘作）中楚客的游说，竟使太子的病霍然而消，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不是想象产生了力量，而是想象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心理的治愈机制，在于能量的转化、输送——由施予者向受施者的流动。想象，就是用精神的形式流动着的超现实的力量。对天才而言，这力量近乎自发的，是被难以分析的契机一触即发的。而对比较被动的心灵，这力量则由天才的闪电而启动。而激发了天才的那些病与残疾，则构成文化运动与精神解放的原始温床。

苏格拉底认为：智慧的对立面不是无知，而是疯狂。那么，什么是疯狂呢？他认为，人们并不把在人所不知的事上犯错误的人称为疯狂的人；相反，是把这些在众所周知的事上犯错误的人视同疯狂。正如人们把强烈的欲望叫做爱情；也把重大的智力错乱叫做疯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三卷、第九章）。如果这种希腊式的静态观可以成立，历史上的许多天才就与疯狂同列了。你看他们，就在常识问题上犯错误——突破陈旧的规范。而促使他投入行动的，恰恰是那炽热的想象力，而不是清醒的“理解力”。所幸的是，希腊的静态观早已被新文化的潮涌给冲破了。

以想象力和行动力去突破规范，是各种天才的共同特征。超常的意念，出众的精力，恒定的意志，只是天才的皮相；其内核则为想象得不凡。是想象的主题写下了天才的总谱。他有复合得恰到好处的想象力。他从自己感到的疾患开始，针对

文化世界的内在弊病而提供了救助之方。他悲剧式的存在，恰恰构成文化的大规模功利之所在：他，原无直接的功利目的，但他的来到却排解了心灵的困惑，淡化了文明的困境。

恰到好处的创造，既是一种天赋，也要通过艰辛的劳动去实现。既类似游戏，又是自娱的苦役。天才表现得勤奋，但天才却并不仅仅等于勤奋。天才，是由着自己的天性去做事，是在自然而然中做出来的，却又是精妙绝伦的。勤奋之至而一事无成的人有得是——他们的存在，否定了工蜂等于天才的假想。天才不追逐功利，也不热衷于声誉；他不随遇而安，他顶逆庸人的目光，而不为环境的压力扭曲自己的天性。他不去学习磨尽棱角地“做人”，他不去做那种由于过度庸俗的社会化反而丧失了改造社会的能力的受施者。他的辛勤也不是外在强制的结果，而是从他的天性之田中，自然流溢出来的甘冽之泉。不信，你就看一看这本书里所要讲述的天才们的故事吧！他们有一种气质——文化需要这种气质，犹如生命之需要空气，花卉之需要雨露。不同的生命需要不同的空气；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潮流抓住不同的人格——至于人格本身，反倒是自然而然的。

其次，也不是缺陷造就了天才。缺陷与遗憾，只是为天才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强制精力集中的渠道。它迫使天才把精力集中于此，背水一战，不遑他顾，作定向突破。而依照人的本性，精力原是顺着最容易、最舒适、最合乎沉沦方式的渠道宣泄掉。但缺陷则迫使天才采取更奇异、更高贵的途径去消费精力。消耗得具有文化史价值，就被群体承认为稀世之宝；消耗得具有启示力，就被历史奉为文化的里程碑；天才诞生了。

文化上的特征，扎根于人格的特征；心理上的特征，则

必不可少地要到生理方面去勘探渊源。人格意义上的天性与宋儒理论中的“性命”并不相同，它起源于难以重复的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的交织，而非起源于既定而普遍的道德评价（“天理”）。用平实的眼光看，天才并不神圣。在辽阔的原始背景和世俗生活中，他们都是些“失去平衡的怪人”。而往往他们还是世俗生活中的失败者。由于病与残疾，他们被迫退出一一般化的公共生活，只把心灵留给人类。但等他们终于气绝之后——后人却突然发现了他们的永久性价值——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他们的遗产，成为人类的骄傲。接下来，便是对天才的形象进行道德化、神秘化的“热处理”。经过这道工序，天才变成实用的东西，但却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只是，真实的他们，原非从高贵的信念出发，倒是来自暗淡无望的荒凉背景——他们的前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他们的后边，是可离而不可脱的洪水滔滔。他们的心中永远充满了焦虑，他们为文化开拓方向。

绝境出天才。换言之，是超级的希望逼出了代代天才。绝望阻塞了精力的“正常渠道”，而超级的希望则抑制了精力的“正常分散”。他们的交互作用，迫使心力收缩在某一点上：病与残疾成为天才的出发点。难以救药的大病态，有气质性的，也有功能性的，有神经性的，也有心理性（变态心理）的。这痛苦的姻缘、这灾难的婚配——需要心灵的超绝之力予以救助！无可挽回的病与残疾，只能留待新颖的文化，赐予慰藉。它镇定了伤痛者自己，也抚爱了受到伤害的时代。

他所以能特立独拔而价值连城，不去求同却被奉为圭臬——只因他是苦海中腾越而起的一道光亮。众生都在此间浮

沉，只有新文化的颤音才能超渡。他对于群体的含义，不仅是件可爱的纪念品、一幅赏心悦目的装饰；他是生活方向的指示者，是文化智慧的启迪者。

他们的故事，以极端的风格表现了人性的崇高：在激流中显现沉着，在柔弱中显现力量。

他们生于故乡，但却属于世界。人类将永远感谢他们！

谢 逸 骏

1987.3

目 录

前 言	谢逸骏 (1)
-----	-----------

· 思辨的天空 ·

克勒蒙的布列斯·巴斯卡	谢冀亮 (3)
巴黎的昂利·克洛德·圣西门	袁新民 (20)
洛肯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曹晓晨 (34)
弗莱堡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谢松龄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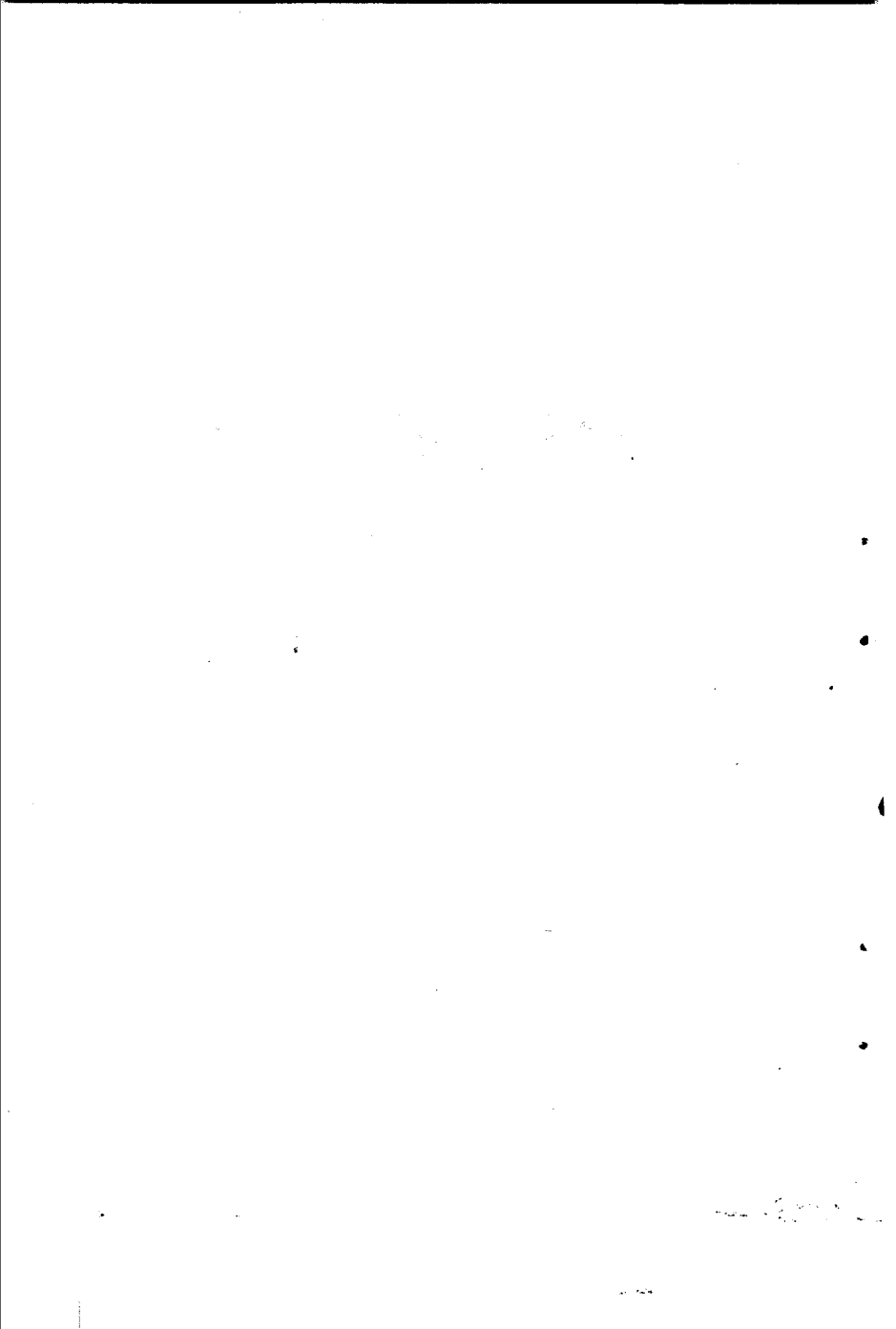
· 奏鸣的海洋 ·

爱森纳赫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谢冀亮 (77)
哈勒的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	董浩宇 (96)
波恩的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吴安尔 (112)
束高的罗伯特·亚历山大·舒曼	曹晓晨 (130)
巴黎的克洛德·阿希尔·德彪西	曹晓晨 (147)

· 摹绘的洞窟 ·

济根的彼得·保罗·鲁本斯	谢松龄 (167)
萨拉戈萨的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卢西恩 特斯	曹溯芳 (182)
埃克斯的保罗·塞尚	曹溯芳 (201)
利莫热斯的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	杨亚楠 (218)
布拉邦特的文森特·凡·高	曹溯芳 (233)
后 记	曹溯芳 (252)

● 思辨的天空 ●



克勒蒙的布列斯·巴斯卡

谢冀亮

他年仅一岁，就患上了肺结核与软骨病。九死一生幸存下来，但终身生活在病魔的阴影下。

他的一生，他的全部工作，都是在与病的纠葛中展开的。从十八岁起，他几乎没有一天是快乐无忧的。正当二十四岁的青春韶华，他却因中风而瘫痪。肠结核、头痛症、下肢麻痹更兼神经衰弱，一齐向他袭来。经过反复调养、多方锻炼，虽能倚杖而行，但再也恢复不了健康了。

他的病极其复杂，象他的思想一样，时时处在神秘的笼罩之中。法国医生、机械唯物主义者拉·梅特里在《晕眩论》中，曾括其多种病征而总名之曰“巴斯卡幻觉”。在《人是机器》一书中，更评论他“一方面是伟大人物，另一方面是半疯子……”事实上，他尽管被人一再误解，但他的头脑始终保持高度的清醒。

当他苦于病痛的折磨时，竟然依靠研究数学难题而忘却了痛苦。

著名的数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布列斯·巴斯卡1623年6月19日生于法国中部的奥弗涅省的克勒蒙城。父亲艾蒂纳·巴斯卡是克勒蒙城法庭庭长，以博学知名当时。巴斯卡家族是受封于路易十一的小贵族，世代相袭，到艾蒂安这一代成为政府官员，在克勒蒙这九千人口的城镇也算是颇有影响的

人家。母亲安托瓦内特·贝贡出身于商人家庭。这双重背景，使小巴斯卡很早就开始了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考活动。

小巴斯卡八岁时，他父亲辞去省议员职务，变卖部分家产，离开父母双方的老家克勒蒙迁居到巴黎生活，以便按自己的设想教育子女，避开传统守旧势力的无形干预。

迁居巴黎后，艾基纳和当时社会上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经常交往，也常常携带小巴斯卡参与各种学术集会。巴斯卡自幼生长在学术气氛浓厚的环境中，并且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而没有受到当时流行的正规经院教育的约束，就为他后来学术思想的创造活动铺垫了有利条件。

生活在当时巴黎近郊贵族聚居地圣日耳曼区的环境，无异给了小巴斯卡一块文化沃壤。很快，他家结识了圣克托夫人。这位寡妇的兄弟达利布拉是诗人，她的沙龙里流行着当时较为进步的散文家蒙田（1533—1592）的怀疑论思想。

幼年的巴斯卡显示了研究自然的广泛兴趣和卓越才能。相传，他注意到持餐刀轻敲食盘时会发出响声，但手一按住盘子声音就突然消失的现象，结果，这启发他写出一篇名为《论声音》的论文，去讨论振动体发音的问题。这时，他年仅十一岁。这篇文章给他父亲以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怕他的智力过早发育而暂时终止了向他教授几何学。但结果呢？巴斯卡却独自钻研几何学并掌握了大量的知识。他趴在卧室的地板上画了许多几何图形……原来，父亲把不希望他看的书都锁在了柜里，他由于接触不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就自己把线命名为“线”，把圆命名为“圆”，通过暗暗自学，

他竟发现了“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与《几何原本》第一卷第32定理不谋而合。这引起了他父亲的惊讶，才把《几何原本》拿出来给他学习，从此改变了课程的安排。

开明的父亲没有送孩子们去上耶稣会办的学校，而是亲自教育他和他的两个姐妹，并让他们互相帮助学习，大姐又是弟妹的老师。巴斯卡的父亲具有变革的意识，不主张按耶稣会学校的进程，如先教希腊文、拉丁文等等，也不主张过早地去学习数学。他认为，应先让孩子们接触社会，带领他们去拜访学者，鼓励他们处理家务、多识草木虫鱼、分析具体问题，并生动地回答他们“语言是什么”、“数学是什么”等疑问。

巴斯卡在疾病与早熟之间成长着。1639年，他年仅十六岁就撰写了数学论文《圆锥曲线论》（第二年出版），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巴斯卡六边形定理”——圆锥曲线若外接一六边形，则其三对对边的交点处在同一直线上。这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巴斯卡把这叫做“神秘的六边形”，即圆或椭圆的任意内接六边形的三组对应边的交点，必定是在一条直线上。《圆锥曲线论》继承并发展了数学家德札尔格（1593—1662）的工作，引出推论四百余条；笛卡尔看到后也不禁大为赞叹。巴斯卡就这样和笛卡尔、德札尔格一道开辟了近代欧洲几何学。从此，巴斯卡在科学界崭露头角，并与当时有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笛卡尔、霍布斯、伽桑狄、德札尔格、费玛（1601—1665）、梅尔森（1588—1648）、罗伯瓦（1602—1675）等人建立了学术联系。今天我们知道，巴斯卡一生的科学研究和思想发展，与这些学者有密切关

系。

巴斯卡不仅是杰出的数学家，还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

1624年，当巴斯卡刚刚一岁的时候，德国发明家席克哈特（1592—1635）曾经设计出机械加法运算器，后来不慎毁于火灾，失传掉了。

1640年，巴斯卡十七岁了，他看见父亲为税务工作的计算业务而劳累，就开始构思计算器。当时，一般只有英国的耐普尔骰子可用为计算工具。继约翰·耐普尔（1550—1617）这项发明之后，荷兰耶稣会士西尔曼构造了一架加法器，但可惜没有传布开来。天才早熟的巴斯卡，经过了几个月的思考，即开始着手设计新型计算机。他先后草拟过五十种模型，最终根据齿轮系的转动原理，制成了第一架计算机，能够以手摇计算出六位数的加减结果。

巴斯卡的加法器，齿轮系统能自动进位，做百位运算。他不知疲倦地试用各种材料不断改进，力求使之运算灵敏。第三个模型问世之后，就引起了财政司法大臣塞吉伊的注意，并鼓励他成批制造。可惜的是，直到1652年，他设计制造的计算机虽已有五十架之多，但终因造价高昂（每具约一百利弗尔），即使能顶替十个人的工作，但对购置者仍不合算。因此，无论在鲁昂或巴黎，都未能打开销售市场。

在病痛而短暂、天才而辉煌的一生中，巴斯卡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少年时代，是个数学家；青年时代是个发明家；中年则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后人。1651—1654年间，巴斯卡一人居住在巴黎，沉醉于享乐生活之中。现存的《爱情论》一文，大多数研究者确认为是巴斯卡的著作，是他在这一时